

海洋之尾

童意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洋之尾/童意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0.7

ISBN 978-7-5059-6724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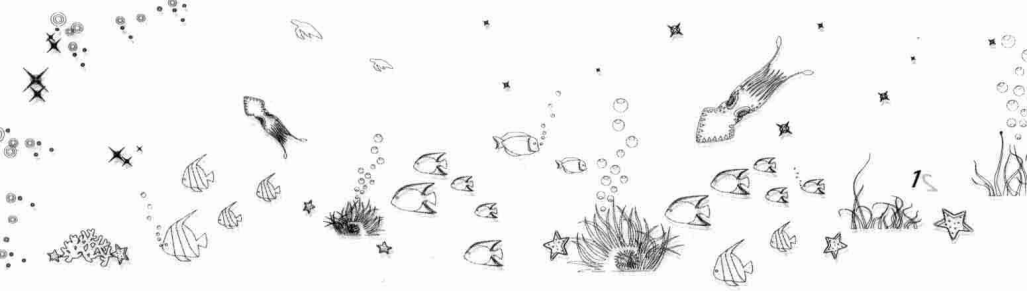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海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童话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 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3846号

书 名	海洋之尾
作 者	童 意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宁 洪
责任印制	陈 晨 宁 洪
印 刷	北京辉远润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6.25
版 次	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724-3
定 价	14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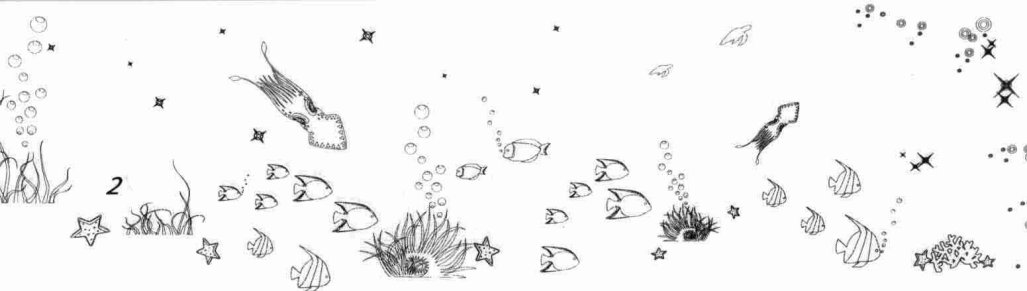
“爸爸，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人鱼吗？”我爬到沙发上，刷地一把把遮住爸爸脸的报纸扯下来。

“你说美人鱼啊，安徒生童话里都是啊。”爸爸那显得很破旧的眼镜挂在鼻梁上，他的眼睛从镜片的上方看向我，看起来怪怪的。

我的下巴一扬，一副“你不知道了吧”的表情：“不，不是美人鱼。是人鱼。人鱼并不都是美丽的，他们也有美和丑之分。跟童话里说的一样，他们的下身是条尾巴，但每个人鱼的尾巴的颜色是不同的，不过都有种水晶的透明感。他们的上身穿着贝壳做成的衣服……”我刚开始还故意慢条斯理地讲解着，但之后语速越来越快，仿佛想要证明其实我也懂得很多事情——爸爸也不知道的事。

“好啦，我异想天开的儿子。”爸爸打断了我的话，他的眼神总是飘到那张报纸上面，显然他对报纸上的内容更感兴趣。“你要是把你脑子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都写下来，就能成为第二个安徒生啦。时候不早啦，快上床睡觉去吧。说不定会梦见人鱼噢！”说罢他又把报纸举了起来，遮住了他的脸。看样子现在谈话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。我有些不情愿地从沙发上跳下来，往卧室走去。左脚还是有些隐隐作痛，虽然那里已经贴了块纱布。其实，现在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被我死死地按在心里，无法说出口。让我既兴奋又有些坐立不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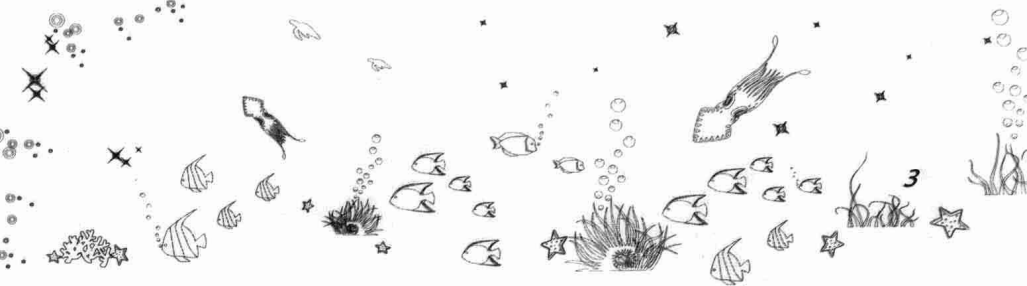
事情的发生在几个小时前。



我光脚冲出门，把妈妈的那句“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？”远远地抛在身后，一路向着北面的石礁跑去。那些石礁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出一片温暖的棕褐色。虽然距离有些远，但仍有一两块很大的石礁在昭示着它们的存在。据说那里会有很多小螃蟹，不知道我能不能逮着几只？我一路不要命地疯跑，沙滩上的贝壳和颗粒较大的沙子微微有些扎脚。一波又一波的海水涌上来，有些能溅到我的脚上，清凉凉的。

回头看身后那栋爸爸租的白色别墅，已经缩小成了一个很小的玩具样子。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，原来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了！然而，还没等我转回头，脚心突然一阵刺痛，我“啊哟”大叫一声，脚步一乱，自己绊了自己一下，砰地摔到沙滩上。紧接着下巴也跟着痛起来……这些贝壳碎片好扎人啊！我呻吟了几句，勉强撑起身子坐起来，把左脚举到面前，上面赫然有一道血口子，正在迅速往外涌出鲜血，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。怎么办？回去？可是那么远，我可不要爬回去。

面对阳光下金色的海，白色的沙滩，还有不远处耸立的石礁，我呆坐着发起愣来。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地西沉，快要落到那小小的山丘下了。爸爸说那座小山丘叫“凤凰山”，奇怪的是那么小的一座山丘怎么有个这么堂皇富丽的名字？一点也没有爸爸以前带我去爬的泰山那么高大……我的思绪渐渐游离。脚上的伤，这对我而言还真是个难题，爸爸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，他经常去世界各地旅行，经验丰富。不过这伤也不算大，我老爸那么厉害，我身为他的儿子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！我努力往好的方面想着……突



然，在我的目光落到不远处的石礁上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小小的人头从石礁后面冒出来，仿佛怯怯地看了我一眼又马上缩了回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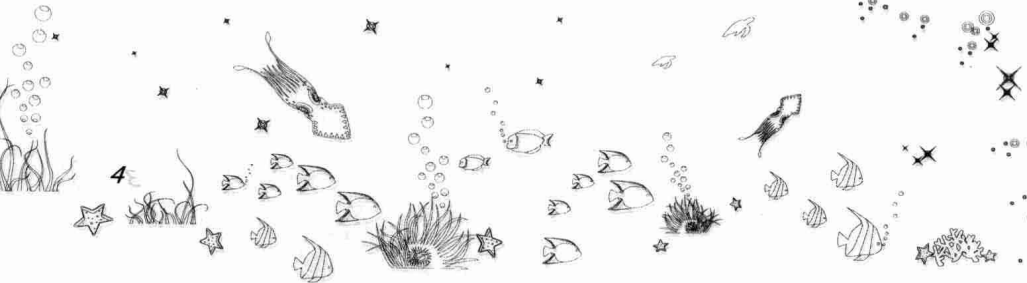
刹那间，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。天啊！有人在监视我！我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福尔摩斯侦探故事里的情景。我使劲揉揉眼睛，稳定一下情绪，又看向那块石礁，可是，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难道是我看错了吗？心底隐隐地滋生出一种不甘心的感觉，使我忘了脚上的伤，蹭地站起来，奋力向着石礁冲去。

那块石礁处在海与沙滩的交界处。我迫不及待地冲到石礁后面……

然而，除了棕褐色的石礁空空地立着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的心瞬间变得空落落的，一种难言的失望涌上心头。

除了海水一波一波涌上沙滩的声音，就只剩下我因为刚才的猛跑而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气声。太阳马上就会被山丘遮住了。我一屁股坐到石礁旁的沙地上，无言地望着对面的山丘，被已不刺眼的温柔的阳光余晖抚摸着，捉螃蟹的兴致已经荡然无存。

恢复了平稳的呼吸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也坐累了。涌上来的海水把我的短裤都浸湿了，屁股后面湿了一大块，像小孩子尿裤子一样，回家免不了又要被妈妈训一顿。我这样想着，想要站起来，但我的腿不满地抗议着，因为刚才长时间保持着同一个坐姿，他们已经都麻了。“见鬼！”我不满地嘟囔着，一边使劲用手捶着它们一边艰难地站起来，转过身。



啊！

惊讶以条敏捷的蛇迅速盘踞到我的心上，我彻底怔在了原地。

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正立在不远的海面上，只有上半身露出来。她黑色的头发披在肩上，衣服的材质看起来好像很奇怪……我感到自己又慢慢地坐下了，震惊得说不上话来。她刚才一直看着我吗？

她好奇又有些不安地望着我，我的心也紧张地怦怦跳起来。

“……你好？”我试图让自己看上去友好一些，跟她打招呼。

她嘴角微微上扬，我想她在微笑。我握紧裤角的双手不由得放松了一些。

“你……”我感觉自己的嗓子仿佛很干，吐出一个字很不容易，“你怎么一直站在海里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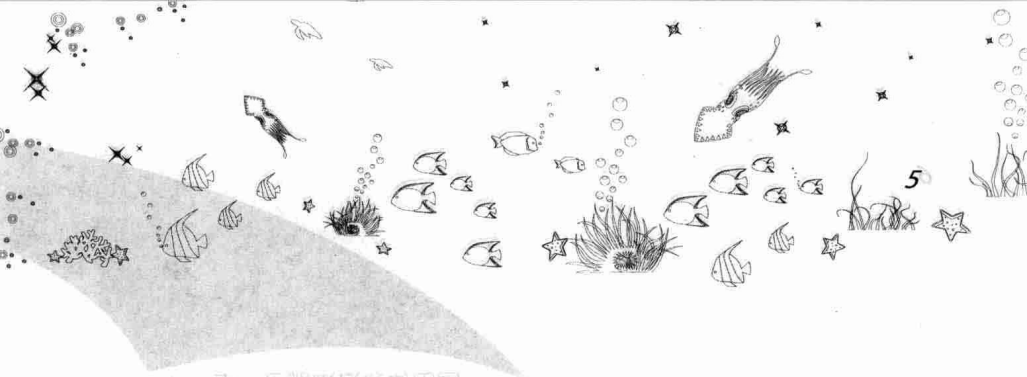
她似乎犹豫着，眼睛有些为难、不安地望着我，但还是一点一点向我靠近过来。

随着她一点一点地接近，我也越来越惊诧。她不是人类！她的下半身是条尾巴！

我目不转睛瞪着她“走”到我跟前，大脑逐渐空白。

“……你干嘛要张着嘴巴？”她的嗓音宛若孩童，很好听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嘴巴大大地张着，这太有损我的形象了，尤其是在一个女孩或者说女孩模样的……生物面前。于是我连忙闭上。

她坐到离我两三步的地方。



天色已经渐渐暗了，但她的眼眸却很亮，甚至隐隐地可以在里面看到我自己的脸。我的心也安稳了下来。

“你是美人鱼吗？”现在我的声音已经是我自己的了。

“不，我是人鱼。”

我疑惑起来。“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“人类总是把我们称为美人鱼，但其实人鱼也有美与丑之分。在人鱼里，只有每年被评出的最美的人鱼，才能被称作美人鱼。”

我“噢……”了一声。看了看她上身奇怪的衣服，问：“你上身穿的什么衣服？你们人鱼都这么穿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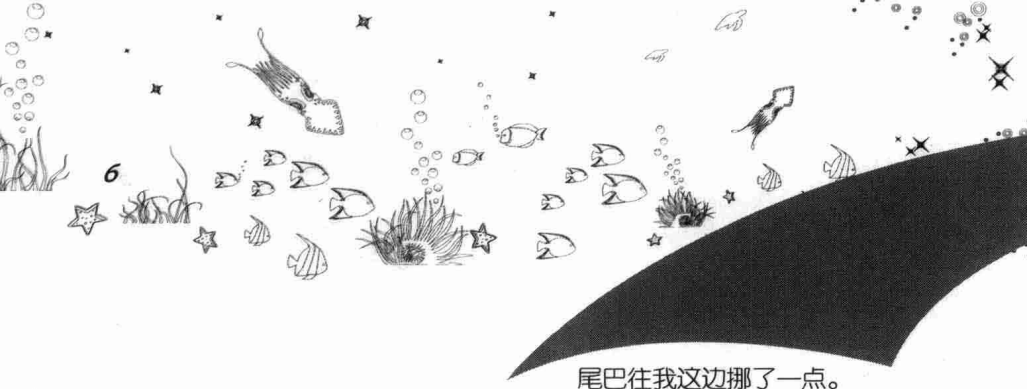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的，它是由很小的贝壳做成的。”

我又看了看她的尾巴，上面是一个个排列得很整齐的鳞片。“你的尾巴……很好看，像……”我努力想找个贴切的措辞，“像水晶。……我可以摸摸吗？”

“我的尾巴是深蓝的，每个人鱼尾巴的颜色都是不同的。”她说，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低下头。

我忽然有些明白了。“哦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！”我用右手敲敲肩膀，这是我做保证时的习惯动作。

“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人鱼的尾巴是不能摸的，这是人鱼之间的礼节。如果你随便地摸一个人鱼的尾巴，就代表你不尊重他。”她急急地解释道，“不过，你是人，我们的礼节并不约束你，我可以让你摸一下。”说着她把



尾巴往我这边挪了一点。

我爬到她身边，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尾巴上的鳞片。它们不像我想象中那么硬，而是像胶一样，有着水一般的光滑。我感到很新奇，咧开嘴笑了，问她：“你们人鱼住在海里吗？”

她看到我笑似乎也高兴起来。“是的，我们住在海里。”

“那你为何跑上岸呢？”

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表情也在一瞬间凝滞了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才说：“因为速游。”

“速游？速游是什么？”我追问道，感到体内福尔摩斯那种刨根究底的因素又开始起作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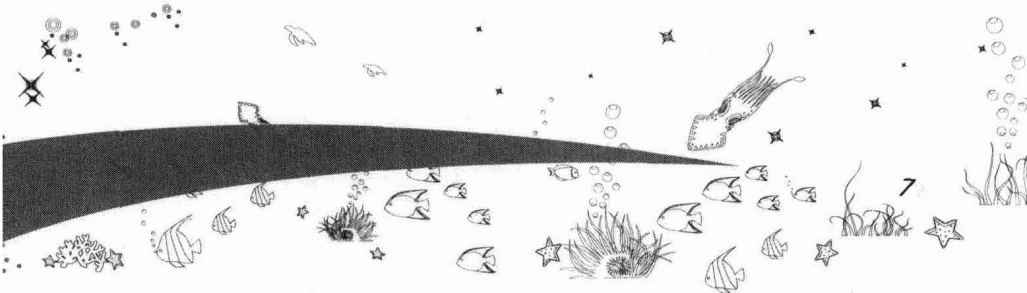
她摇摇头，并不说话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看着她沉默的脸，读不出什么表情，但似乎隐隐地有点……恐惧？我有些后悔问了刚才的问题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开口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了妈妈爸爸呼喊我的声音。

“林柯——”声音很小，也很遥远。显然我身边的这个小人鱼也听见了，她猛地回过神来，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

“别怕，是我的爸爸妈妈。他们在找我了。……糟糕，我耽搁得太久了。”我这才发现天不知道

什么时候已经黑了，于是我忙不迭站

起来，对小人鱼说：



“你明天，
在这里等我。怎么样？”

“你别让别人知道我……”

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动物园里的动物，“不会的。但是你一定得在这里等我。”
我一边一本正经地冲她说，一边还在心里担心着我的爸爸妈妈找过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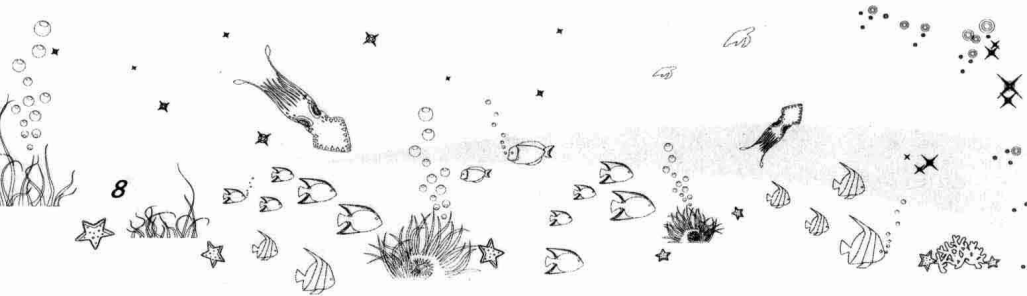
“……好的。”

我没时间再耽搁，开始往别墅的方向跑。冲出去好几步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又冲回来。问她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？我叫草草。”

“好，草草，我叫林柯。明天见！”我说完这句话，又掉头往回冲。这时，我才发现，我的脚还是很痛。我都忘了那儿受伤了！这样一瘸一拐的跑实在不够潇洒，但我也不敢停，再晚一点妈妈肯定要唠叨得更多了！于是我大喊起来“爸爸——妈妈——我在这儿——”“我在这儿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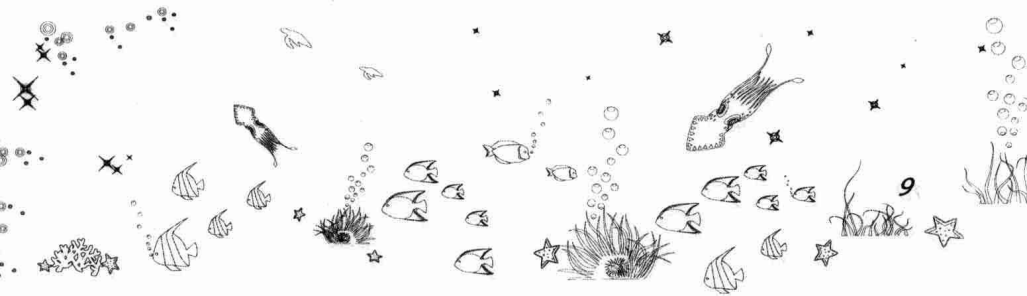
“在那儿，在那儿！”远远地，
我听见妈妈欣喜又混杂着焦急的声音。不多会



儿，就有两个身影向我跑来。为首的忽地抱住我，是妈妈。“你疯哪儿去啦？都八点了！也不回家吃饭！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你遇到坏人怎么办啊！都十二岁的孩子了，一点也不懂事！”妈妈一股脑地说着，爸爸站在妈妈身后，又恢复了懒洋洋的姿态，说：“行啦，他也不小了，男孩子嘛，瞎疯着跑跑很正常。快回家吃饭吧。一家人全跟你饿着。”他狠狠地揉了揉我乱糟糟的头发。

夜深人静，我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觉得一切像一场梦一样。石礁、人鱼、尾巴、速游……这些片段在我脑海里不停地像电影一样放映着。速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……不行，不能再想了，不然我得辗转难眠到什么时候！

赶快睡觉吧，但愿明天早上醒来，这不是一场梦。



早上睁开眼，看见窗外射进来的明媚的阳光心里顿时也被照亮了。但还没等我高兴多久，就被妈妈强行拉出去逛街，想想我也算是一个男子汉，居然也得像个女孩子一样被拖出去跟在妈妈屁股后面逛街。无奈妈妈无视我的拒绝，根本不当回事，于是我只得摆出一脸不屑，心不甘情不愿地，跟着她走出家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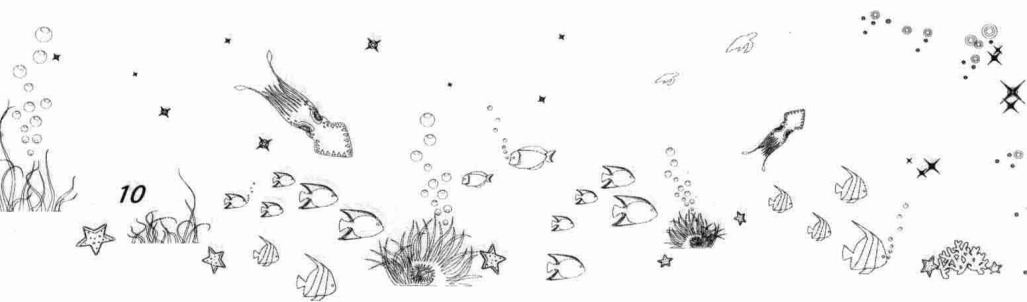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海滨小镇不像我们定居的北京那么繁华。街道上没有那么多嘈杂的车和人，却很宽，青砾色，显得很干净。但我无心欣赏它的街景。我的心不断地飘向海边的石礁那里。我想证实昨天我没有做一个美好如童话般的梦。妈妈买了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。我在她不断地讨价还价中心里很焦急，却又不愿表现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“妈妈，你快点！”在经过了两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忍不住说。

“哎呀，你爸今天去看他那些朋友去了，就你还能陪妈妈逛逛。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干，那么着急干吗？”妈妈一面翻拣着面前花花绿绿的丝巾，一面絮絮叨叨地说着。你没有事，可我有事啊。我不满地在心里忿忿，但又无法说出口。我要是说有事，她一定会追问下去。

于是我只能烦不胜烦地表达我想要回家的决心。

终于，在我不断的催促中，我们在吃过午饭后回到了别墅。一进门，我稍微呆了不到一会儿，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往外冲。

“在外面你不是吵着非要回来嘛，现在刚回来又要出去疯，你这孩子真能折腾！大中午的多晒啊，等凉快点再出去吧！”看样子妈妈十分不理解我



的想法，她又开始唠叨起来，可我根本顾不上理她，打开大门就跑出去。

待我跑到石礁跟前时，已经热得满头大汗。后背全湿透了，我甚至可以感到汗珠顺着背脊流下。

我不舒服地扯了扯衣服，脚步毫不停歇地绕到昨天那块大石头后面。

今天，我没有看到石礁旁空落的样子。草草早已经靠在石礁下的背阴处，仰起脸冲我笑。我感到一颗悬着的心顿时落了下来。“我老远就听见你的脚步声了。”她往边上挪了挪，给我腾出一块地。

我气喘吁吁地坐下，忽然之间开心极了。“我妈妈上午非要拉我去逛街，我爸又出去了没法陪她。没办法，我只好肩负起陪伴她的责任，所以来晚了。”我一面解释，一面稍稍有点脸红。

草草的眼睛含笑望着我，好像她看明白了我内心的想法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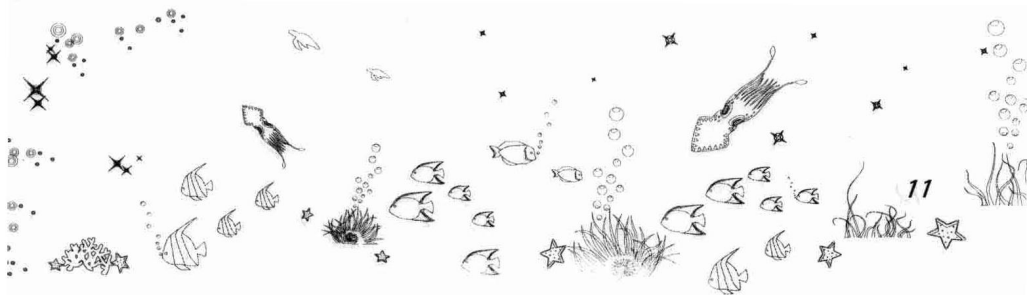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我又继续说：“你没有等着急吧？”

“没有啊，我经常一个人待着的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自己一个人待着是十分寂寞的事，像我，总是要找我的那群哥儿们（按我妈的话说就是狐朋狗友，一群臭小子）一起疯的。偶尔自己待一下还可以，但只能是偶尔。“你不会觉得寂寞吗？”

“还可以。”草草望着海与天交界的地方。于是我也顺着她的目光看向那里。

有阵阵的凉风拂过脸颊，我感觉凉快多了，有种舒适的悠然。偶有一两



只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掠过。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个问题。

“草草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……速游是什么？”

草草的目光依旧盯着远处那片深蓝与浅蓝的交界，没有说话。我不想让她就这样沉默下去，正打算找点话说，她突然开口打破了这沉默。“那是一种运动。”

“运动？”我更加不解了，诧异地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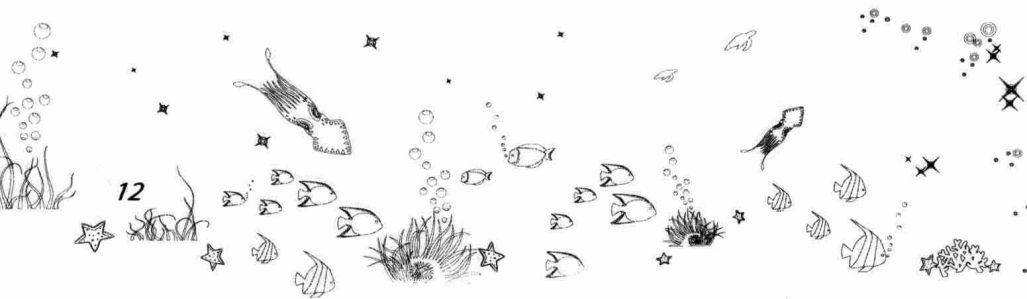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，运动，每个人鱼都必须参加的运动。”草草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在我听来有种迷惘的感觉。

草草的眼睛在这一刻深渊般的漆黑，让人看不见底，带着某种穿透力，一瞥就看懂了我的迷惑。

“每个人鱼从他5岁开始，每天都要训练，并且必须每年参加一种测试。它就是速游。测试的时候，16个人鱼分为一组。监管测试的测试员会规定一条很长很长并且很难游过的比赛道路，所谓很难游过就是会经过其他水族的领地，例如乌贼的等等，而且很有可能遭遇到危险。人鱼们同时起跑，飞速向终点游。这个比赛没有第一名第二名，只有最后一名。”

“只有最后一名？为什么？”

“每次比赛的最后一名就无法通过测试。而只要不是最后名的都可以通过。无法通过测试的人鱼会受到其他人鱼的嘲笑和轻蔑。因为没有通过速游测



试的人鱼，就不会被认同是真正的人鱼。他会被其他人鱼排斥、不齿。”

“为什么？那每年得有多少人鱼无法通过？”不可思议，这是什么规定？一点也不公平。

“每年无法通过的人鱼并不多。因为还有补测。这是我们人鱼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比赛，据说，速游是为了避免死亡而流传下来的。他们认为速游得快，就可以逃离死亡的魔掌。”草草把头低下了，黑黑的长发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我看不到她的表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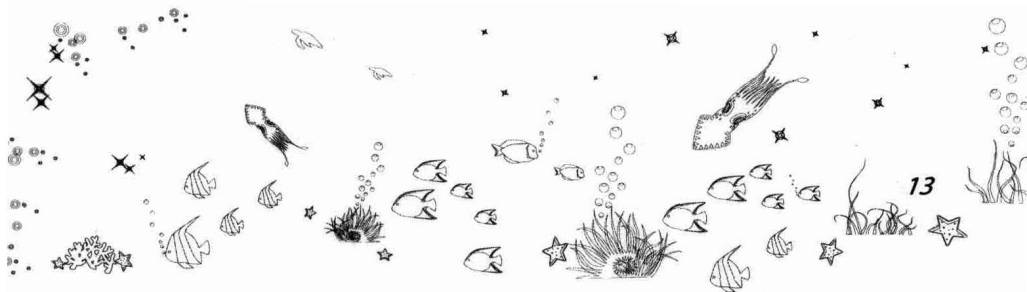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些不解，难道只要游得快，就真的不会死亡吗？我忽然想起了长生不老药，不由得小声念了出来：“长生不老……”草草有些疑惑地望向我，大概是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。“在我们人类古代的时候，很多帝王都寻求一种长生不老的仙丹，吃了可以永远不会死。”我解释道。“大家都一样啊。”我们都沉默起来。

我突然想到她说她经常一个人待着，难道她也是被排斥的吗？她因为没有通过测试，受到其他人鱼的嘲笑轻视，所以离开深海而跑到人类的世界吗？

我张了张嘴，但并没有发出声音，因为我不确定我问了之后她会不会又沉默起来。有只海鸟停在了远处的石礁上，默默地注视着我们。“那……你是没有通过测试吗？”我决定还是问出来。

“不是。”

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。我不想让自己显得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希望我可以表现得懂得她的心情并且了解不少，可惜目前这是办不到的。“那你为



什么要离开深海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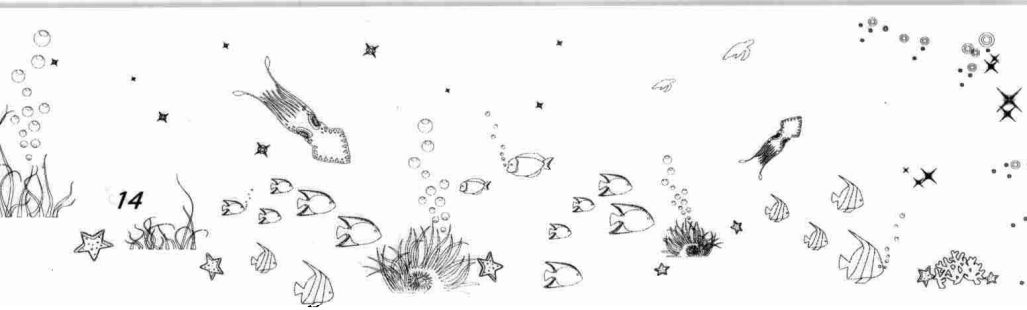
草草抬起头，不说话。

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她便开始讲述起了她的故事。在她的讲述过程中，我一直沉默地听着。她有时眼里会焕发出炯炯如星的光彩，与她漆黑的瞳仁很相配，显得异常的……美。这是我12年来第一次觉得自己用对了“美”这个字。

但她也经常会沉默上好一阵儿，我不愿看见她沉默的样子。在当时年仅12岁的我，看到她的表情只是很受触动，但无论如何也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。直到如今，在我的脑海里，还深深地印刻着，那无法磨灭的神情，我反复地在心里润色着语言，但它是多么的苍白无力。即使表达出来，也只是些皮毛吧！当她沉默的时候，我总会觉得我眼前的仿佛不是她，而是一幅画像。因为那时她的脸仿佛是凝固的，有种面无表情的淡漠。眼睛也如同一汪死水，毫无半点感情的流露。但看起来又水汪汪的，晶莹得宛若有泪快要落下。那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漠然冷清，让人看了心里难过。

我只能静静地望着她，陪她一起沉默。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说些什么话，带给她安慰与温暖。我相信爸爸如果是我，也会不知道说什么。也许只有那个叫炎的女巫，才能办得到吧。而这些与她温暖的童音，和之前给我的印象，完全不符。

可这又的确确实就是她。如果说草草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也完全想不出她应该是什么样子了。



“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和姥姥生活在一起。那时的我，没有烦恼，也不知道什么是速游。姥姥每年都会用各式各样的花贝壳为我做很多的衣服，有时夜里醒来，会看到姥姥在橙黄的灯光下，背对着我坐在哒哒作响的缝纫机前忙活着。我一直记得她那时橙色的背影。她也会为我做很多好吃的饭菜。在每晚我入睡之前，给我讲各式各样的鱼类、水草，甚至还有你们人类的故事。现在，我总是无比怀念当时的时光。有时，我都总会幻想是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在梦里我离开了姥姥，来到爸爸妈妈身边生活，并开始进行速游训练，这些都是梦。等我梦醒了，睁开眼睛，就又发现自己躺在姥姥的身边，又听见寂寂深夜里缝纫机的哒哒声，看见那温暖的背影。可是我知道，它不是梦。

“同其他的人鱼一样，从5岁起，我就被送到了一个人训练员手里。在他的训练指导下练习速游。那个训练员很喜欢喝酒，甚至曾经有一次因为喝酒而摔断了胳膊。但是我并不讨厌他，他对待我们总是很和蔼，从不训斥我们。他要我们亲切地叫他“老王”。每天上午，都是我们训练的时候，而下午是我们了解海底生物、各种水草、如何用贝壳做衣服等等的时间。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，你也可以利用下午的时间游戏、找其他人鱼与玩耍。这并不影响你什么……只要你速游得快。

“我还记得那个上午，老王把他手下——我们这16个人鱼召集了起来，说：‘再过10天会有一个速游赛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参加。’我听后和其他人交换着彼此迷惑的眼神，之前只听说过速游测试，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了个